

供销社往事

◎陆琴华

供销社近来又成为热词,带起了我的回忆。在改革开放前,它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不管男女老少、不管城里人乡下人,谁不需要供销社的生活物资?

我老家的供销社,在镇上一溜儿排开的一二十间砖房里,那种起脊的房子,在当时的房子中算是高大神气的。要把每一个店面都逛上一遍,估计一节课时间还不够。

20世纪70年代后期,我还住在小鎮上高中。那时的学制是小学五年、初高中各两年,也没什么学习压力。放学就回家,到第二天上学时间到了,再背着书包上学校,考试分数高低根本没有多少人去关心。那时镇上也没什么好玩的,逛供销社就成了我上学的日子里雷打不动的一件事。我熟悉了所有的营业员,他们也熟悉了我。

好像是高二下学期开学不久,我又走进供销社。当我来到经营布匹的柜台时,一个跟我父亲差不多大年龄的男营业员招呼我:“星期天你也来逛供销社了?”我听了脸一红。

那天是星期天,也是我们那儿逢集的日子,但我并不是来赶集的,也不是来供销社闲逛的。

“东家的女儿长大了,西家的男孩子也该成亲了,说媒的这个时候就走上门来,约定两家的父母在戏台底下,第一天或是第二天彼此相看。”这是萧红笔下东北庙会戏台底下相亲的文字。我们这儿未婚男女相亲,常常选在逢集的日子、供销社门口。为什么要这样呢?如果双方互相看上,亲事成了,男方就可以顺便给女方买点礼品什么的作为纪念。

那天我脸红,就是因为来供销社门前相亲,看到了熟悉的营业员,有些不好意思。我对那女孩子很满意,那女孩子对我印象也不错,这样我就得买点礼品送给那个女孩子。

当时跟我一起来供销社的人,除了媒人,还有大姐。大姐还没结婚,可也有了婆家,她领着我和那个女孩子来到经营布匹的柜台,说:“红三十绿到老。”意思是说给那女孩子扯两块布,得有红有绿。我看着布眼都花了,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我审美力差。那女孩子也一声不响,我问她,她就脸红;大姐问她,她

也脸红。

没法,扯什么颜色的布全靠大姐一人来张罗了。据说当时我们为那女孩子扯的红布和绿布都是供销社刚刚进的货,除崭新、鲜艳以外,还散发着缕缕香味。那个跟我父亲年龄差不多的营业员把我们买的两块布料都扯好了,码在一起,放在柜台上,大姐忽然对我说:“掏钱啊!”相亲之前,父亲和母亲早把买礼品的钱塞我身上了。大姐提醒之下,我才想起付钱的事。

那营业员接过我给的钱,笑笑,说:“小伙子会过日子,来供销社无数趟,我从来没见过你乱买过一件东西。”我敷衍地笑着,内心觉得没面子,偷看那女孩子,她的笑容倒好像带着满意和欣慰。

周一我又上学了,可我不好意思再逛供销社,甚至路过那儿也要绕道而行。我担心那些熟悉的营业员会讲起我有未婚妻的事,被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听到,这对还是在校中学生的我来说,该是多么没面子的事啊!

现在物资充足,电商更大行其道,想给对象买点什么,不仅挑选余地极大,而且也可以做得隐秘,完全不用担心被人笑话了。

平民油条

◎李晋

我留心过过去的城市,每个地方都有油条,而且味道没太多区别。能在风土各异的区域站住脚跟,这样的食物是不多见的,有形容油滑之人的词语叫“老油条”,我以为用来形容油条的久经考验也极到位。

据传油条是作为宋代奸相秦桧的化身被发明的,民族英雄岳飞被秦桧害死后,民间百姓将他的形象捏成条状,放锅内油炸,以此泄愤,因此,油条也叫“油炸桧”。幼时的我,听着这样的传说,吃起油条来是咬牙切齿的。后来得知,没有宋高宗赵构这个“后台老板”,秦桧哪能随便加害同僚,因此,我觉得把“皇帝拉下锅”,做个“油炸桧”才更符合常理。

油条由高筋面粉和酵母制作成面坯,然后放在大锅里油炸而成。我看很多制油条者炸之前都会有叠拉程序,切开两个短条面坯,叠加在一起,以细长筷子在上面一压,拉长后送入油锅,用长筷左右翻转,油条变长肿胀,炸透后捞出放在旁边底下有托盘的铁丝框里,以沥干油。油条好比是吃自助餐的食客,可以吃得满腹油水,但是不许打包带走。

刚炸好的油条香味浓郁,佐粥、泡豆浆、配豆花、夹大饼吃皆算“黄金搭档”。若是稍过几分钟食用,油条仍能保持酥脆口感;但如果搁冷了,油条会发软似扶不起的阿斗,酥脆全无,恰如热恋的爱人相处数年,新鲜感不再,这时就要略改造一下,让它恢复原有的浪漫热情。

我喜欢选择用油条来做丝瓜汤。丝瓜切段,煸炒后加水煮沸,出锅前放上撕成小段的油条。金黄的油条、碧绿的丝瓜,沐浴在油星泛泛的汤水中,富贵的色彩占据了主流,这是给精神提气的色感。吸足丝瓜清爽气的油条少了油腻,它的本性依然绵软,但软得富有柔情,口味表达层次由此丰富起来,舌齿深度触碰油条之后,会感到咸甜中扩散着淡淡的油炸香气,此时失去了浓香锋芒的油条似解甲归田的武将,不经意地在生活中显露自己的特长。

将油条变得更为酥脆,这是冷油条另一方向的改造方案。作家汪曾祺曾为此积极探索,他把油条劈开切断,掏空内层,放猪肉馅、葱姜末,再以榨菜末塞入油条窟窿,入锅炸焦,汪曾祺形容食之“极酥脆,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”。这是鲜明的夸张修辞,然而却让我们知道平常食物肯定有了非凡的味道。

英年早逝的女作家萧红回忆,她在上海法租界拉都路炸油条的小摊上,发现包油条的纸竟然是鲁迅翻译俄国小说《死魂灵》的原稿,她告诉鲁迅后,鲁迅不以为奇。我幻想哪天买油条时,包油条的纸要也是哪个名作家的手稿就好了。不过这几无可能,因为现在多数作家用电脑写作,而且装油条的都是塑料袋了。时代改变了生活的细节。



弹棉花呀弹棉花

◎朱乃洲

记得儿时,每当冬闲时节,村里路上就时常传来“弹棉花呀弹棉花,哪家要弹棉花呀?”的吆喝声。谁家如果要做被子,主人会叫住弹棉花的师傅打听价格,谈拢了就留下人开弹。

有一年,我大哥要在冬天结婚,得做两床新棉被,母亲在秋天收棉花时就拣中等的棉花拿到轧花厂轧成皮棉(纯棉花),等听到弹棉花的吆喝声,马上叫住了骑着旧自行车的弹棉花师傅,谈好了价格,师傅就从自行车上拿下大弹弓、木槌、木磨盘、篾条、棉线球等弹棉花的工具,搬进我们家。

母亲用几条长板凳、四块门板搭了个工作台,将棉花铺上。弹棉花师傅把一根竹篾条的一端用一块长白布紧紧地绑在腰间,另一端用绳索吊起弹弓,然后左手抓住弹弓,将弓弦紧贴着棉花,右手握定木槌柄,向牛筋做的弓弦锤去,只听得“嘭”一声响,瞬间

棉絮飞扬。弹棉花师傅戴着白口罩,以防棉丝吸入鼻子和口中。待棉花的上面弹松后,师傅放下弹弓,用几根竹篾条贴着门板伸进棉花的底下,轻轻地把棉花翻过来继续弹。直到全部棉花被弹成了蓬松的棉花绒,弹棉花师傅就根据主家要求的被子尺寸把棉花整理成一个长方体,并招呼主家来人帮忙,给棉花罩上粗细相间的彩线,把它裹成一床棉胎。之后又用圆木磨盘在上面反复压磨,使它结实又有韧性。

这样紧张劳动了好几个小时,一床棉被终于做好。母亲付了工钱,师傅收拾好工具,骑自行车,又吆喝着寻找下一家生意去了。

几十年过去,我们的被褥虽然大多都是从商场买,但有时还免不了要弹棉花。上回我经人介绍,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弹棉花的,想翻新家里的一条旧棉絮。本以为和当年一样,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加上我,用大半天的时间才能完成。哪知,

一个年轻女子用现代化的弹棉花机器很快就做好了。

女子把我带去的旧棉被切成块,塞入一台机器,很快棉花绒就从机器的另一头传送出来了。

女子把棉花绒放到另一台大机器的进料平台,等棉花绒从机器下面出来,已成了薄薄的棉花胎,自动绕在一个不停转动的大滚子上。女子将棉花胎取下来平放到一张钢床上,启动罩纱机,一根根纱线就有条不紊地密密罩在棉花胎上。接着,女子又启动压胎的装置,原来吊在空中的压板降下压住棉花胎不停地摇摆震动,如此反复两次压实后,压好的棉花胎被套上被套,放到一台缝纫机上。缝纫机连接着电脑,在电脑上选好花样图案后缝纫机就按照这个图案把被套与棉胎缝好。

一个小女子,不到两个小时就做好了一条松软厚实又美观的棉被,让我不禁感慨起来,科技也带动了弹棉花这个古老行当的变革。

